

# 手機與藝術



善治若水 胡恩威

手提式電話（手機）成為了今天人類不可或缺的一種工具，機不離手已是常態。手機影響着人類的生活體驗，也直接影響藝術與人的關係。在手機未出現之前，藝術和人的關係有着很多不同的模式，比如看畫需要燈光和空間配合，人們從前去看表演藝術、去博物館看展覽、去聽演奏會，需要到票務處排隊購票，之後入場觀賞，如今手機似乎改變了這一切。

大家汲取知識和藝術養分，需要透過不同的物件或媒體去達成，例如在博物館觀看一幅畫、在圖書館看一本書。以前這些行為是一種實體的經驗，但自從手機出現之後，它令一切事情變得方便，尤其是令人們的藝術體驗可以變得越來越方便。以前聽交響樂可能要演奏廳，現在透過手機也可以聽交響樂、看話劇、讀小說、看名畫。這種足不出戶的方便會帶來什麼效果，令藝術接觸更多觀眾，更加普及化嗎？

當科技發展達到這種方便之後，汲取知識、體驗藝術會變得更顯淺還是更深入呢？舉例來說，筆者認為書法是難以在手機上體驗到藝術精髓，最大的一個問題是當所有事情都在手機裏體驗時，創造藝術的人，其位置變成什麼呢？

現在手機帶來的數碼文化，是將一切資料和資訊放在一部手機裏，所有藝術被結集整合在電子平台上。當互聯網有海量各式各類藝術的時候，從前有層次感的欣賞藝術模式，博物館、圖書館、表演藝術場地的角色和定位，將會需要作出怎樣的調整和變化？

現在很多事情都可以透過手機進行，因此在筆者看來，下一波的藝術改革將會在這個數碼浪潮中進行。手機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大數據、人工智能、應用程式等，如何與藝術體驗結合，並演變成一種全新的藝術？這可能是中國文化現代化需要處理的一項工作。今天中國在科技發展上已經掌握了很強的技術，利用這些技術再結合傳統藝術，必然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和更大膽的創新。



# 空中小火車



市井萬象

武漢天氣晴好，在中山公園裏，市民迎着冬日暖陽享受着坐空中小火車遊玩的樂趣。

中新社

# 瓷器的暢想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中國是China, china的另一層含義是瓷器。瓷器曾經被歐洲人視為白金，早年中國人家裏的一件普通瓷器，好比飯碗或者茶杯，到了歐洲搖身一變，身價要歸入奢侈品行列。

西班牙和葡萄牙，一度把瓷磚大量使用在皇宮貴族的私宅中。巴塞羅那的巴特洛之家（Casa Batlló），建築師高迪接手之後，以陶瓷為建材重塑形象。他像玩魔方，又像是按照安徒生的思維，童話般地重現這棟建築的裏裏外外。從一八七七年以來，巴特洛之家就一直生機勃勃地為世人所傾慕。

海洋和水，是巴特洛之家的外牆印象。用藍色和綠色的陶瓷做外牆，畫面呈曲線狀地流暢；入口處和低層的牆面，模仿溶洞的造型，通過彩瓷洞穴進入室內，有家的溫馨，親切感油然而生；上面幾層樓的陽台欄杆，看似舞會面具；凸出的屋脊，模仿帶鱗片的水生物脊背；屋頂的尖塔和輪廓，刻畫出多種海洋生物的造型。寧靜如水，色彩柔和，設計師的想像不受約束。整座大樓恰似一個躺在水裏的海獸，走着走着，好像來到了一個陌生世界，好像有迷失方向之憂。

內牆和室內也用瓷器裝飾。中庭的通天光束，樓梯由下而上呈螺旋狀延伸，色彩從淺藍過渡

至深藍，越來越深，像激流形成的漩渦，漩渦的盡頭是海葵樣的頂燈。循着樓梯往上行，每層樓的門廊、窗框、樓梯各有各的形狀，各種海洋精靈的雕塑活脫脫地出現眼前，海獅海蝶海豚、海馬海牛海象，配以牠們不同的聲音，模擬牠們共同的棲息環境，觀賞者到來不斷相遇驚喜，愈走愈覺得自己身在海洋，與精靈們共存。

色彩要怎樣搭配才算協調呢？高迪先把大塊的瓷片碾碎，再將瓷片拼貼起來，以自然界的色彩為基準色，襯以想像，賦予聲音和動感，營造出斑斕的居住環境，以此反映中世紀貴族華麗多彩的生活。馬賽克的優勢，被他運用得盡善盡美，藝術價值提升了，生活的功能完善了。那個「家」，被他塑造得標新立異，是歷史建築，也可作現代民居，結合不同時代的需求，帶出了未來建築持久的潮流。

玩陶藝是一項雅趣，它與中國文化掛鉤，在此基礎上，日本人製作茶具，歐洲人用作建材。由泥土生成，泥土的無限延展性能成全人類的想像，能催生他們天馬行空的靈感，生物被刻畫得栩栩如生，生活物品被塑造得體貼入微。從中國古人那裏汲取養分，不斷挖掘魅力，當今世界的博物館，可能沒有一座繞得開中國瓷器的身影。

精益求精，顧全整體也注重細節，這裏就連僕人的生活空間也不敷衍。如此，或許就是大師成功的秘訣吧。



君子玉言 小香

香港人口稠密，道路狹窄。道路布局上，以港島為例，機動車、電車道幾乎只容兩車並行；人行道的寬度也只能供兩三人並行，有的人行道只能容一人獨行。若對面來人，必須錯身才能通過。路雖狹窄，但常常可見這樣一個溫暖的畫面：腿腳不靈的老人拄着拐杖在窄窄的人行道上緩緩行走，後面的人們自覺放慢腳步，默默跟在老人身後，不催促也不硬擠。直到道路寬敞處才「唔該」一聲，側身超過。很nice是不是？

香港的道路中，沒有專用作交通的單車道。一方面因道路狹窄；另一方面，香港依山傍海，上坡下坡，好多房子「雲深不知處」，得走台階或者露天電梯，靠兩腿自力更生攀登才能抵達。單車想展示其交通工具功能，在這樣的條件下實在無用武之地。近些年，香港興起送餐服務，有些騎手只好沿着電車鐵軌走。

因此，香港的騎行，不是代步，是旅行，是吹風看景，是運動探險。有人說，香港「幾乎是全世界唯幾之一的，不把單車用作交通工具，而是休閒運動項目的城市」，或許也是「不會騎車的人數多於會游泳的人數」的地方吧。

雖然地理條件受限，但香港卻擁有極其友好的騎行氛圍。有專門的單車徑可以滿足人們休閒運動想法。單車徑往往設在風景優美、曲徑通幽的地方，鄉野騎行、海濱之旅、越野探險，總有一款適合你。

我在香港第一次騎單車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，沒錯是十二月，香港風和日麗，正是戶外行走佳季。我和同事到將軍澳，在一家租車行租好車，就沿着單車徑騎行。單車徑塗成綠色（有的地方塗成紅色），不允許除單車以外的任何車輛進入，也沒有交通燈或其他限制。因此很安全，不少小孩子在父母的帶領下晃悠悠學騎車。這裏街道舒朗，視野開闊。騎行不久就走出市區樓群，一路林蔭、海濱，左岸蒹葭，右岸樓宇，太陽照在背上，微風吹在臉上，十分愜意。騎了一圈沒過癮，又與幾個小夥伴加騎一圈，中途在觀景區下來拍海

# 香港騎行

景，邊逛邊騎，整整兩個小時，一點不覺累。

之前一年的六月，前同事也組局騎單車，我作為「特邀嘉賓」一起去。那次是從沙田到大美督，號稱「全港最受歡迎的十大單車徑之一」，「為數不多的低門檻騎行線」，老少皆宜。因我剛剛高燒後初癒，同事照顧我，讓我跟幾位「老」同事坐巴士趕到集合地點。六月的香港已經有點熱了，那天又很曬。騎行的同事說路倒是極其平滑簡單，就是天氣熱，騎得快中暑了。我們在大美督海邊一家泰菜館吃的飯。大美督這個地方隱藏了一片美食村，有多國菜館可以品嚐，還有戶外燒烤、文青café，選擇多多。泰菜酸酸甜甜的味道很好吃，傍晚的海景柔美旖旎。夕陽下，天空呈淡紫色，停泊在港灣的一排小船恰恰是明黃色的，紫雲遊曳，明舟靜歇。這顏色、這畫面，我嚴重懷疑是有意設計的，隨手一拍就是上《國家地理雜誌》的節奏啊！

所以，在香港騎行，不要講求速度。雖然沒有行路難的困擾，但可能有一些額外的因素阻慢你的腳步，沿途的美景會讓你不由自主心遊神馳，身體在陸地，眼睛在海上，一路看盡海岸秀色：悠然的、自在的、明麗的……還有隔着老遠都能聞到的美食香氣，味蕾會不停地提醒你：喂！大哥，是不是該歇歇啦？你沒聞到剛出鍋的雞蛋仔甜香甜甜的味道嗎？後來一直盼望再到大美督，來一次真的騎行，但忙忙亂亂加上疫情阻，終未再行。

南生園至元朗有一段鄉野氣息單車徑。從港鐵元朗站騎行至橫水渡碼頭，搭乘古樸的手搖輪渡，來到南生



香港單車徑。 作者供圖

園，立刻就進入樹叢農田水塘交織、鳥雀成群的田園，若在冬季，有可能看到白鷺。騎行之後吃頓農家菜，眼睛、胃口都美美噠。

香港還有不少難度係數達到四五顆星的越野單車徑，分布在指定的郊野公園內。記得二〇二一年大年初三我和朋友到大嶼山登高，遇到幾撥騎單車的人們，車子、衣着還有姿態一看就是專業級的，他們集合後就騎入山林深處。越野徑起伏不定，騎行之途頗為險峻，我曾有親見。二〇一六年四月在大嶼山島的芝麻灣行山，那條行山徑有二十多公里，因地處偏僻路程遙遠而人跡罕至。荒野小徑崎嶇崎嶇，有的地方需要手腳並用艱難攀爬。就在這樣的地方，居然偶遇了越野騎行者，是兩個老外。他們的車輪在茅草叢生的崎嶇山徑跳躍騰挪地「騎」行，腳下就是深淺未知的山坡，車都快直立了，人還穩穩坐着。越野騎行，除了技巧體力，可能還需要特別的專注力吧。我倒覺得，所有的行走，辛苦也好悠然也好，終極目標一定是風景。



大美督風景。 作者供圖

# 海上「繁花」夢裏尋

我認識的陳逸飛先生(三)



人與事 閱捷

回顧在美國的第一個十年時，陳逸飛認為，那是他「藝術技巧上的鞏固期」，厚彩磨砂日趨精細，個人風格亦逐步確立。跟早期在中國受前蘇聯影響的創作比較，風格變得含蓄。而且，到外國生活後，他的中國心變得更加熾烈，更加敏銳。

陳逸飛的作品蘊含了中國的美學精神和西方的繪畫技巧，超越了地域和人文的界限，將東西方的文化精髓融於咫尺之間，成為一種楷模。

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王琦曾說：「陳逸飛是以一個地道的中國人的藝術面貌進入國際藝壇的，他用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與世界藝術接軌。」在海外的華人畫家中，陳逸飛無疑是最有成就，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人物之一。

陳逸飛自認是在東西方藝術之間架橋的人，他的女音樂家系列絕大多數以西方女性為主人公，畫面處理不失傳統，精確的技巧歸功於他對畫面鏗而不捨的鑽研。畫家的作品於是被置於傳統與現代，東方與西方，美國與中國之間，這種不同尋常

的二元組合，乃是陳逸飛的特性所在。

上海有其傳統的文化特色，同時又是新興城市，有新文化，新老交替，這種微妙的感覺，單憑油畫筆很難表達的。於是他又開始嘗試拍電影。

一九九二年，陳逸飛拍攝了他的電影處女作《海上舊夢》，他以畫家的身份進入電影界，以畫家的眼光描述世界，其人物形象和色調處理沿襲了他一貫的浪漫寫實風格，成為中國詩化電影的一個典範。陳逸飛認為，拍電影與繪畫全然是同一回事，電影就是流動的畫面，攝影機即是畫筆，拍電影就是將畫筆延伸到銀幕這塊大



▲陳逸飛執導的電影《人約黃昏》。劇照

畫布上作畫。

兩年之後，陳逸飛又導演了故事片《人約黃昏》，該片在康城國際電影節和台灣金馬獎電影節上揚名。一九九六年，他執導第三部電影——大型藝術紀錄片《逃往上海》，這是一部描寫猶太人在二次大戰中從歐洲逃往上海的真實故事。但是此後的《理髮師》卻是一波三折，先是選角風波，後又是資金問題。雖然後來已拍完三分之二，但其代價卻是陳逸飛的心力交瘁，乃至猝然撒手人寰。

孫景波曾經回憶，《理髮師》是陳逸飛一生中遇到的比較大的挫折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電影製作的諸多環節中能感覺到他的力不從心。電影開機正值江南多雨的季節，敬業的陳逸飛實在是操勞過度，太可惜了。陳逸飛一直自認自己的主業依然是繪畫，所以他的畫筆一直沒有停下。陳逸飛最後兩年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上海題材和西藏題材。

陳逸飛作為畫家的地位是無可爭議的。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間，他將繪畫藝術延伸到電影、時裝、雜誌乃至設計領

域，並積極投入商業運作，這是他近年來備受關注、也受到爭議的原因。

對此孫景波的看法是，陳逸飛是一個多才多藝、精力充沛的人，他對當代文化的諸多領域都有着濃厚的興趣和愛好。當他在美術界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之後，他洞悉到二十世紀末國際藝術界正在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，其標誌就是更提倡藝術走向綜合，把西方和中國的視覺藝術引導到更廣闊的領域。陳逸飛的藝術實踐是具有開拓性的，雖然這種開拓性不一定被認可。陳逸飛是一個「性情中人」，他後期的「大視覺藝術」，是興之所致、為所欲為並樂在其中。

轉眼陳逸飛離開這個世界已經十九年了，人們還是時常想起他，尤其是在藝術品拍賣會上。對陳逸飛來說，榮耀已是過眼雲煙，但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依然備受公眾喜愛。如今，在《繁花》中再次看到陳逸飛的作品，讓我再次回憶起一九九七年一月那個難忘的下午，他的真誠率性、談笑風生，如此溫暖、親切、回味悠長。

(全文完)